

万年桥

□李慧慧

盛夏的风是那样的热烈，跟六十年前一样，带着燃烧的气息，带着火一般的热情。

水库边上的风，吹皱着水面，带我回到六十年前。那一年，水库边上人潮涌动，人们的热情比今天的太阳还要热烈。那个时代，受设备限制，很多重活难活还得靠人力。无论男女，挑起担子就走；没有趁手的工具便徒手把石头往上垒。一块块地垒上去，一块块地拼起来。

如今的我，安静地躲在磨心水库某个不知名的角落，他们肯定忘记了我是谁，他们不会记得我。那些曾经参与建造的人们，有些老得只能呆在自己的屋子里，去不了远方，甚至到不了水库边上；有些跟着孩子们离开了这个慢慢安静的村子。

那天，一位父亲陪着女儿来到水库边。女儿问父亲，听说当年有座万年桥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

父亲带着几分惆怅：噢，你说那根万年桥啊，早没了，当年造水库的时候就没有了。

是整根没有了吗？还是把石板敲碎填到水库下面了？

父亲没有说话，沉默着，但仿佛听到风中

谁的低语：

后来水库重建，我便消失了。

想不到到底是谁，用斧头重重地击碎了我，我四分五裂，残留着一分理智静静地躲在这个水库的角落里，也许只有待水库见底的时候才会被看见。但水库是县里的饮用水源，保护得挺好，只要不发生特别的事情，应该不会干了，我也不希望它变干。

其实，就算看到了我，人们也未必认得出来，因为残留的小小的我，早已不复当初模样，就连我自己也怀疑，那些过往或许只是我的想像。

我出生那年，这个世界风云际会，但这些轰轰烈烈改变历史的事件对这个小小的岛没什么大的影响。与我有关的，是一个叫刘丰潮的人。

那一年，刘丰潮经过磨心山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官门刘氏的后人；也不知道他从镇海而来，是因为经商还是为了躲避海盗无意间经过。总之，他经过磨心山，看到山下与村子间少了一根桥，就出资捐建了。

后来，我安静地守着磨心山，守着村子里的人，去往城里的、外出经商的、走亲的、出嫁的、离开的、回来的……山上的树木青了又绿，

绿了又黄，我看着树木与花草缠绕，松鼠捡着松果与我微笑，那些年马尾松很多，村里的人都爱往山上跑。

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年，岛上断断续续响起枪声，那一年，陌生的声音充斥着林间，那一年，山下的民房时不时地冒起火花，那一年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去走亲戚，被一群人押到这里，冰冷的刺刀从背后插入他的胸膛，然后一群人习以为常地笑着然后扬长而去……那个年代，这样被杀是如此的习以为常，那个年代让人连挣扎都是那样艰难。我看着人们从这里经过，行色匆匆，脸色慌张，每个人是如此的害怕。

村里一些老人过世，常常会经过这里，我偶尔会与他们的灵魂对话，他们十分安详，我心生安慰。但是，我不敢与那位年轻的灵魂对话，我害怕，我难过。刚开始的那几年，不知是谁或许是年轻人的亲戚吧，在附近在黑夜中默默地哭泣着，后来，他们老了，他们也成了桥上灵魂。

再后来，人们欢呼着庆祝着，人来人往。某一天，村里的人们跟着所有的喧闹，在山下开始了庞大的工程，然后我就成了一块碎裂的石头，长眠于水下。

我知道，我的名字总还是记载在县志里，人们通过简短的文字知道我出现过。但在村子里还有两根特别的桥，他们没有名字，他们的模样已经改变。那两根桥，架在磨心的那条长河上，就是村里人所说的“溪坑”，一位善良的老人，很久以前自己出资建造，又让族里年轻人一起帮着干，然后上游和下游分别有了两根桥。除了他的后人，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为什么建造。老人早就成了山上的一抔土，那些知道他的人也逐渐老去，年轻的后代们并不知道他是谁。而那两根桥，也已变了模样，石板不知哪一年被谁的车子压碎了，有人用水泥浇灌着，人们也很少经过这里了。村里的田地渐渐荒芜，年轻人去往他乡谋生，年老的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望着杂草丛生的水稻田而叹息。黑夜或者夏季，我在角落里也能够听到他们的叹息声。

有些消失的，已经成为传说，成了书上只言片语的文字，哪怕曾经有故事，哪怕曾经染过鲜血。而那些新生的跨越海洋的桥正在慢慢形成，正在成为新的传说，有了新的故事。而有些像我一样，永远地沉睡着。

海边人家

嵎山的大海 嵎山的味道

□媛媛

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，是在夫家所在的嵎山。这座岛屿，宛如镶嵌在东海之上的明珠，那片浩瀚无垠的大海，以宽广胸怀滋养着岛上的老老少少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与希望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嵎山因海而生、依海而兴，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岛上居民创造了生存与发展的机遇。除了出海捕鱼，还有许多副业也蓬勃兴起。剖鳗鱼时，刀锋游走在滑腻的鱼身，将鱼肉与鱼骨分离；挖淡菜时，人们在礁石间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那些附着在岩壁上的美味；剥虾子、晒海带、晒鱼鲞、织渔网……这些场景构成了渔业鼎盛时期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。每到这些时节，全岛的渔嫂们总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寒冬里，刺骨的海水让她们的手红肿开裂，即便戴着粗布手套，也难抵那刺骨寒意；盛夏时，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，她们浑身的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盐渍。尽管艰辛，但我想，或许也是一种幸运，毕竟还有一片大海给予生存的依据。

那时通信手段匮乏，男人们一旦出海捕鱼便与家人失去联系。每一次起航，都是一次未知的冒险；每一次等待，都是无尽的牵挂。海的那头，男人们与风浪搏斗，只为有更多的鱼货；家的这头，女人们倚门而望，祈愿着亲人平安归来。那时，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前都会挂着几串蟹黄饼，它们圆

圆的、橘红色的，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，浓郁诱人的蟹香，随着风飘散在街巷之间。炒菜煮汤时切上几片蟹黄饼，便是难得的美味。只是这等美味，我们这一代人也只能从老人们的口中听闻，想像着那用石膏蟹的膏精心制作而成的独特风味。

嵎山独特的阳光、海风与气候，孕育出了别具特色的鱼鲞、鱼干。如今，我偶尔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嵎山鱼鲞、鱼干，无论是当作零食闲暇时享用，还是下酒就饭，都别有一番风味。嚼劲十足，鱼肉里渗透着阳光与海风的味道，丝丝入味、口齿留香，仿佛将大海的气息都含在了口中。

品尝过嵎山的海味，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原汁原味。在这里，一瓢水、一勺盐，就能烹饪出一道鲜美无比的海鲜佳肴。没有任何添加剂，没有复杂的加工处理，纯粹是自然环境与食物本身的完美结合，就如同嵎山的人、嵎山的海，质朴而纯粹。然而，这透骨新鲜的海味背后，是出海捕鱼人的艰辛付出，他们用汗水与勇气，从这片海中获取生活的希望与美好。

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新世纪的到来，外面世界的繁华与机遇吸引着嵎山的青壮年们。他们告别了父辈出海捕鱼的传统生活方式，飞向更广阔的天地。而留守在后头湾的年老体弱者，为了生活便利，也陆续搬离，前往更便捷的箱子岙。近半个世纪过去，后头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爬山虎

肆意生长，沿着山坡、房屋、墙面，密密麻麻地攀爬着，将整个村庄覆盖在一片绿色之中，宛如被盖上了一块巨大的绿色毯子。曾经热闹的村落，如今变得满目翠绿、小径幽幽，海天一色的美景与静谧的氛围交织，美地梦幻、美地令人心醉。这里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最美无人村，“绿野仙踪”，宛如童话中的仙境，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。

如今的嵎山，已然成为了旅游胜地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。在嵎山的海滩上，不再是为了生计奔波的老人和妇女们捡拾贝壳、挖掘螃蟹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好奇与新鲜感的游客们。还有一群群身着比基尼的美女，在海边漫步、享受着日光浴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海天之间。

站在海边眺望，此时的大海褪去了往日的汹涌，呈现出温柔、多情、浪漫的一面。海上帆影点点，鸥鸟展翅飞翔，海浪轻轻拍打着岩石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直到见到嵎山的大海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海水本无色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它能折射出天空的湛蓝、海草的翠绿，以及更多绚丽多彩的颜色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第一次的嵎山之行，因行程匆匆，没能静下心来，更仔细地欣赏这片让我着迷的大海。但在回程的船上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嵎山，我的心中已然充满了对下一次嵎山之旅的期待，期待着再次与这片海相遇，探寻它更多的魅力与故事。

屋檐下

柳行人家

□岸岛

有朋友说，要在柳行古镇举行一个读书分享活动，我听说这几天正是金塘的李花盛开的时节，十分值得一看，便觉得两全其美也不错。

定海到金塘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8时不到就出发了。我的朋友国南兄是金塘柳行人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一定要陪我到他的老家去看看。9时半不到我们到了柳行，步行进入熙攘的街道。

国南兄指着说，这里还不是柳行古街，这些房子都是近几年才新建的。

我也想起第一次来柳行的情景。几年前，也是李花盛开的时候。印象中，柳行有一条河，一条街，这条街就在河的边上。街是单面街，人称“半边街”，河的另一边是一个公园，面积很大，不高的山坡上，建有一座亭子，亭子后边还有“人字型”长廊。从亭子向四周眺望，大片的土地上栽种着密密麻麻的李子树，仿佛一支披着白色斗篷的庞大军旅。正前方就能看见柳行河的全貌，河岸边上栽种着许多柳树，柳枝细长、柔软，已长出新绿，在微风中轻拂。整齐的老街在河的对岸静伫林立，参差的倒影像是画在河面上。这真是一幅唯美的乡村风景。

转了几个弯来到了河边的老街，对，这里就是我的记忆中的古街了。金井桥、金井庙、司马第、天佑堂等这些名字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是抽象的概念，如今来到现场，我一一去寻找它的对应点。

柳行古街大都是晚清、民国时期的建筑，白墙黛瓦，古色古香。每一幢房子前面大抵是木板的门面，卸下水排门，就是一家家店铺。这些店铺现在大都关了门或迁走了，基本成了民居。这些街面房的后边，一般带有较大的后房和院子，进入这些有年代感的房子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浓厚的旧时光气息。脑筋络络的人发现了这老房子的价值，于是稍加修葺开起了民宿。如这家沁暖民宿，在当地已有些名气。房子分前后两屋，后屋为两层楼围屋，二楼有走廊和栏杆，中间带院子，青石板地面，颇具古典风情。

再向前走，看到一座古老的石板桥，这就是本地人引以为豪的“金井桥”。金井桥建于清朝初年，已在柳行河上横跨了三百年。三座桥墩支撑着桥面，桥面平坦，两边各有几个石阶，中间用石条铺面，桥两边设有石条护栏。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，如今古石桥依然坚实牢固。跨过桥去，在附近的河边公园，我们找到了与桥同名的金井庙。

有人介绍说，金井庙是为纪念历史名人郭子仪而建的。对于这个说法，我开始颇为怀疑，郭子仪是唐朝的官员，而庙是清乾隆年间建的，隔了好几个朝代；再加上郭子仪的功绩主要是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敌入侵，与我们南方小岛似乎毫无关联。回家后，我查阅了《定海厅志》，里面居然收录着一篇《金井庙碑记》，清楚记载着金井庙供奉的尊神，正是汾阳王郭子仪。因他“计安社稷，功盖寰宇，勋业烂焉”“后人建祠祀之，所以食以劳定国之报也”。可见，郭子仪对唐朝安邦定国的功劳之大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。而各地不同朝代的人们祭祀他，既是对他功绩的赞颂；也是借他的恩荫，希望给社会带来安宁与太平。

天佑堂位于柳行古街的中间，我们经过那里时，只见大门敞着，抬头望见屋檐的中间雕刻着“天佑堂”三字。有人打听天佑堂来历，正好有位路过的本地人介绍说，这天佑堂是陈姓家族的民间祠堂，这户人家以前是做海上运输生意的，有一次那艘船不幸在海上出了事。为了祈祷海上天保佑他的家人海上航行平安，特意建造了这座“天佑堂”。柳行古街以前的不少人家都是跑海运生意的，往往收益大，风险也大。

天佑堂旁边，有一家酿酒的酒坊，也许以前路过这里，一定能闻到阵阵酒香，不过现在这家酒坊早已停业，只剩空房子了。透过一堵写着“酒坊”二字墙体的窗口，瞧见里面的墙面上画着一只只酒坛，大概提醒游客曾经的过往。不少游客站在墙边拍照，不过再也闻不到过去那种浓郁醉人的酒香了。

兜兜转转，又看见一座宅宅，门墙似乎不大，而挂在门楣上的匾额上赫然写着“司马第”几个遒劲的大字。据说，这司马第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，是一位当过司马的徐姓官员留下来的，目前是定海乡村唯一遗存的官邸建筑。据说，如今司马第附近还住着不少徐姓人家。

此时，活动主持人沈老师过来说，分享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只好匆匆惜别，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来寻访。

心香一瓣

它们，值得深爱

□干海微

我周岁时，家人让我“抓周”。在眼前众多的物品中，甚至在父亲别有用心地引导下，我选择了离我遥远的钢笔，抓在手里谁也不给。家人认定我长大后会成为一名“读书人”。其实我书读得并不好，当年高考落榜就是实证，但喜欢看书却是真实的。

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幼儿园，没有早教班，甚至缺少父母的陪伴。我是由爷爷带大的，他不识字，却能教我数数。8岁时，我在离家不远的村办小学开启了上学生涯。因教学资源有限，新生入学是有名额的，我能数100以内的数字，做10以内的加减法，在一群同龄孩子中被择优录取。在学校，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、始于“横竖撇捺”的笔画书写。我认识的文字日渐丰富，它们不但有独立的音、形、意，彼此间也可以有不同的组合，组成词语、句子，句子的组合可以形成段落、文章，文章一般会在书籍中呈现。书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宝物，往往有彩色的封面、挺括的书脊、淡淡的墨香味，以及捧在手中沉甸甸的分量感，能够在众多的物件中脱颖而出，如同闪亮而高贵的公主，

当时，我所生活的海岛物质贫瘠，交通不便，我家更是地处半山腰，偏僻、闭塞，七八户邻家都是农民，没有多少文化，家中能摆有几本附书的寥寥无几。我的父亲初中毕业，尽管如他所述，遇上特殊年代几乎没怎么学习，但好歹也算得上是村里为数不多的“高学历”。尤为难得的是，未能好好上学的父亲竭尽所能地支持着我和妹妹们的学业，努力让我们成为“文化人”。

老师开始教我们查字典时，要求每个学生要有一本新华字典。父亲带着我坐船去岛外的新华书店购买。从未见过如此多

书籍的我眼花缭乱，徘徊在一排排书架前不知所措。父亲又为我买了本成语词典，说是以后用得上。

字典的使用，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字、词，逐渐可以在阅读中自由翱翔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网络的诱惑，没有繁重的学业，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几乎啃遍周围能得到的书，其中包括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、神话故事等。父母很少干涉我阅读的内容，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侠小说，甚至是父亲从外面借来后分于我看的。我曾无数次回忆起那个放学回家的黄昏，一辆车子跟在我后面捏着喇叭，而我走在马路中央置若罔闻，因为我正捧着书看得入神。当我突然意识到背后的声响回头时，惊慌失措地闪跳到路侧，手上的书掉落到地上。我听到大巴车上的游客在笑，脸颊瞬间因紧张与尴尬悄悄发烫。我回头捡起的，是古龙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，这本书晚上该轮到父亲看，所以我必须争分夺秒地将它看完。

初中三年遇到教语文的陈老师是件幸事。她热爱阅读，在宿舍小小的书架上，总会更替着摆放出不同的书籍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一些名著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西方的译制小说。有机会出岛时，我一定会光顾新华书店，感受那里安静又洋溢着深情的氛围，然后精心挑选几本书回家慢慢读。陈老师还开设了课外写作兴趣班，在她的点拨下，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了写作。我的作文常在课堂上被当作范文点评，这极大鼓舞了我的创作热情，并将写作习惯保留至今。

念高中时我偏科严重，对所有理科失去了学习兴趣。我无视高考的压力，竟着魔

似的尝试写文章、四处投稿。高考落榜后的那年暑假，我帮助父母打理饭馆生意。饭馆忙完餐后，往往会有一段空闲时间，我一般会打发父母去休息，然后一人守店、看书。那天读的是玛格丽特·米切尔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飘》，当我正沉浸于斯嘉丽与瑞德的情感纠葛中时，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察走了进来。他看了我正在阅读的书后便与我聊天，在得知我未能考上大学时，立即鼓励我去复读，重新参加高考。他说，岛上会读这种书的人很少，说明你有一定的文学涵养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我不知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，他是否会偶尔想起那个曾经劝说过的女孩，但我至今无法忘记他怜惜又关切的眼神，那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，一度让陷入迷茫的我感到温暖，甚至燃起了去复读的希望。我想，他一定也是爱看书的。

高中学历在当时并不算低，我能在岛上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同时考虑到妹妹们都还未完成学业，我打消了去复读的念头。在决定去上班的前一个晚上，我带上一本书去海边，赤着脚站在沙滩上。海水涌了上来，抚摸我的脚踝后又轻轻退却，恬淡得像一声声绵长的叹息。我打开书本，书页中夹着一张5元的汇款单，高考前写的一篇文章终于被报刊录用了，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。

月光如水，来自书本与汇款单的浓墨色的文字闪烁着莹莹的光芒。即便在黑暗中，它们也是有光的，如同灯塔一般，照耀着我走过懵懂、走过青涩、走过无奈和焦虑，并将陪伴我走向未知的桑榆之年。

它们，值得深爱。